

孔雀胆

(秦腔)

白

雨

改

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說 明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公元一三六二年)，农民起义軍首領明玉珍，既克服四川，便派遣三路大軍攻取云南；明二的一路长驅直入，元宗室梁王聞風逃遁。后因其他兩路未能会师，明二缺粮，頗事剽掠，遂失去民心，陷于孤立。大理总管段功(傣罗族)，为保境安民，乘机出兵击退明二。梁王感其恩德，迎劳于通济桥，奏封为平章政事；并因段新丧偶，以女阿蓋公主为之續絃。

丞相車力特穆尔心怀忌妬，欲害段功以夺公主，乃利用与王妃忽的斤的曖昧关系和其母子間的矛盾，趁梁王寿辰，暗与王妃通謀，以砒霜置于段功所送的寿餅內，将王妃亲子穆哥毒死，誣段功有吞併云南的野心。梁王誤信讒言，授阿蓋以孔雀胆藥酒，命毒死段功。

阿蓋虽洞悉奸謀，但无法剖辯，乃向段功說明，并劝其速回大理以避禍；而段功却是一位豁达大度的豪傑，更因他抱有妥协主义幻想，妄冀以德服人，不肯听从，终于次日到东寺做佛事时，被車力特穆尔預伏的番将射死于通济桥畔。

阿蓋痛夫慘死，方于月下悲愴之际，适段功部下楊淵海、阿黎保其先房子女逃至，当即决定阿黎保护子女逃回大理，楊淵海潛伏桥側伺机除賊。此时，車力特穆尔得意忘

形，迫向阿蓋求愛，阿蓋假與周旋，詎其盡洩奸謀，故使梁王聞知，然後呼楊淵海出將車刺死。昏瞶的梁王至此始如夢初醒，方于万分悲慟中，又聞因燒杀段府即將波及王城，愛女阿蓋亦服了孔雀胆以殉，于是更加追悔莫及。

此劇系根据郭沫若先生沫若文集第四輯話劇“孔雀胆”改編，劇本是以批判由于段功的善良愿望——妥协主义而造成的悲劇为主题，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改編本除为了突出段功的妥协主义幻想，将他深夜由大营回府一节，作为明场，并为适合秦腔演出及加强舞台效果，将車力特穆尔傳令和矢拉布置伏兵，均予以分场交代外，所有結構、情节、人物性格，基本上仍依原著处理，未加改动。

排演时，承苏育民、姚鼎銘、袁允中諸同志具体帮助，对本人启发很大；上演时，复經同志們賜予宝贵意見，得以反复修改，并此誌謝。由于本人思想、艺术水平的限制，改編这一名著，虽征得郭先生同意，但不妥之处，定所难免，倘望讀者多多批評指正，以便再加修改。

白 雨

一九五八年元月于西安

場 次

第一場	东寺勞軍	第二場	宮闈生變
第三場	二堂諫友	第四場	書閣告密
第五場	相府遣將	第六場	桥畔遇刺
第七場	月下鋤奸		

人 物

阿蓋公主	二十岁	(花旦)	段功	四十岁	(須生)
梁王	六十岁	(老生)	忽的斤	三十岁	(青旦)
穆哥	十三岁	(幼生)	車力特穆尔	三十五岁	(淨)
楊淵海	五十岁	(須生)	羗奴	十二岁	(小旦)
段宝	十一岁	(幼生)	施繼宗	十五岁	(小旦)
施繼秀	十三岁	(小旦)	阿黎	十九岁	(武小生)
鉄知院——复面僧	五十岁	(須生)	矢拉	观音保	駱儿达得
苏成(俱杂角飾)	众侍卫	众番将	二宫女	众卒	嬰兒
小世子——	(初仅滿月, 后已七个月)				

第一場 东寺劳軍

时：暮春三月

地：云南东寺外的通济桥畔

景：通济桥及东寺外景

幕前曲——凱歌（曲一）

內 合 奏：去时野火遍山赤，凱歌回奏梁王懌。
自冬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
归来草色綠茸茸，萌芽甲折何生意！
杜鵑声里日如年，好归去！

（在歌声中幕徐徐启，阿蓋怀抱芍药花一簇，領繼宗、繼秀兴致冲冲地从寺中姗姗走上）

阿 蓋：（唱花音慢板）猛听得凱歌起声如雷动，
段將軍立大功万众欢騰。
大英雄真个是可欽可敬！
捧一簇芍药花来将他迎。
叫侍儿到那里且看动静，

（白）繼宗、繼秀，你們去看段將軍可曾到来？

繼 宗：是。

繼 秀：姐姐，你且陪伴公主，我去，我去。（挡住繼宗，跑下桥去）

阿 蓋：（接唱）难得她也有这盛意隆情。

繼 宗：哎好公主哩！你看此番若不是段將軍从大理帶兵前來，那明玉珍的人馬豈不就杀到了我們梁國？到那時，我們怕連命都沒有了！

阿 蓋：噢，是呀！

（唱硬搖板）明玉珍那賊兵勢如潮湧，

眼看着就杀到我國都城。

多亏了段將軍一馬擋定，

退強敵保社稷搭救生靈。

繼 宗：公主，段將軍是怎么個人兒，你可曾見過他呀？

阿 蓋：（接唱）曾記得那年父王排壽宴，

我和他邂逅相逢在筵前。

他相貌堂堂實罕見，

氣度軒昂非等閒。

霎時你若見了面，

你看他与我皇祖成吉斯汗遺容是一般。

繼 宗：哦！那他的年紀一定很大了？

阿 蓋：（接唱）看他精神很飽滿？

四十上下正英年。

繼 宗：聽說他的夫人兩年前去世了？

阿 蓋：唉！你倒去吧！

（接唱）到橋頭快將繼秀看，

等的人心里不耐煩。

（繼秀高興地从橋頭跑來）

繼 宗：公主，你看那不是她回來了么？

繼 秀：来了，来了，公主，眼看段將軍就要来了。

阿 蓋：噢，怎見得？

繼 秀：公主！

（唱二六）站立桥头望得远，

百万雄兵到眼前。

一員大将前开棧，

三軍齐唱凱歌还。（边唱边作男子动作）

阿 蓋：啊！那想必就是段將軍了，为何此时父王还未見到来？

繼 宗：是啊，大王原說要来迎接段將軍的。

繼 秀：不过娘娘和公主都在这儿，想段將軍一定是会高兴的。

阿 蓋：那你速快报知母后去吧！

繼 秀：是，我去，我去。（跑进寺去）

（此时傳來穆哥在寺內歌声）

穆 哥：（內唱軍歌）好个摩訶罗嵯段总管，（曲二）

啲噠，啲噠，啲！

繼 宗：公主，世子来了。（二人欣然倾听）

穆 哥：（出接唱）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

啲噠，啲噠，啲！

生擒紅巾明二回云南，

啲噠，啲噠，啲！

南家蛮子不敢再造反。

啲噠，啲噠，啲！（笑吟吟地边唱边跑向阿篋前）

(白) 姐姐，姐姐，段將軍可來了么？

阿 蓋：快要來了。怎么母后還不見到來？

穆 哥：(未及回答)

繼 秀：(內聲) 娘娘駕到。

(在凱歌聲中，忽的斤帶二宮女徐徐從寺中走上，一宮女懷抱小兒——小世子上，繼秀隨上)

阿 蓋：參見母后！
穆 繼 哥：參見娘娘！(同趨前行禮)

忽 的 斤：罷了！你們都是來迎段將軍的吧？

阿 蓋：正是的。
穆 哥：

忽 的 斤：哎好呀！

(唱搖板) 段將軍退強敵我國有幸，

兒女輩正應該遠道相迎。

來來來隨為娘橋頭去等，(向橋頭走去，眾依次隨行，穆哥跑上橋觀望)

穆 哥：(接唱) 却原來是參政不是段功。(眾聞言止步)

(車力特穆爾從橋頭走上，見阿蓋喜形于色)

車力特穆爾：哎呀世子！

(唱帶板) 你站立橋頭把誰等？

穆 哥：(不悅地) 我是來迎段將軍的！

車力特穆爾：呵！哈……(冷笑)

(接唱) 他冰言冷語不中听。

下得橋來忙打躬，

多蒙娘娘將臣迎。

(白) 臣、車力特穆爾，參見娘娘殿下。

(行礼)

忽 的 斤：呵！原来才是你呀，他們都說是段將軍。

車力特穆尔：段將軍随后就到，大王直往迎接去了。

忽 的 斤：怪道来不見大王駕到。

阿 盖：（一边与二繼旁白）原来父王早已去了。

車力特穆尔：有功之臣，大王理应远迎么，呵，哈……（諷刺地奸笑）

忽 的 斤：（唱二六）你此番功高要重用，

大王奏請把你封。

平章政事封段功，

封你为丞相官非轻。

車力特穆尔：（接 唱）先謝过大王娘娘恩情重，

怕只怕——

忽 的 斤：（夾 白）怕着何来？

車力特穆尔：（接 唱）臣官高段功不平。

忽 的 斤：呃！你休得过虑呀！

（接 唱）那一个臣子敢不遵王命，

你休要过虑心不宁。

車力特穆尔：（接 唱）我宽宏大量心腹正，

常言道宰相腹內能把船行。

扭回头見公主——哈……（笑）我好

高兴，

怎奈她不将咱来迎！

手捧鮮花一旁等，

明知曉假意儿去問一声。

(白) 呵! 阿盖公主, 你手捧鲜花, 可是要送与咱家的么? 来来来, 待我上前敬领。(上前接花)

阿 盖: 慢着! 我这簇花, 是要送与那拼命杀贼之人。
車力特穆尔: 哈……我知你是要送与那段功的, 你說是也不是?

阿 盖: (不悅地) 哼! 这又何劳动問?

車力特穆尔: 嘻! 竟然討了大大的个无趣! 待我要笑她几句却怕什么? (轉向阿盖) 我倒不稀罕这一簇花, 心中只爱你这朵含苞未放、起死回生的鲜花呀! 哈…… (賄媚地狂笑)

阿 盖: 哼! 你休得无礼!

忽 的 斤: 真乃放肆! 还不与我退下! (佯怒, 示意进寺, 車领悟)

車力特穆尔: 为臣遵命! 为臣遵命! (向寺側退去, 撞及宮女, 見怀中小兒) 哦, 这可是小世子?

宮 女: 正是的。

車力特穆尔: 来来来, 待我抱上一抱, (抱儿子怀, 仔細端詳) 呵! 当真的可爱呀! 哈…… (得意地大笑)

(背唱二六) 观容貌儿与我一般面孔,

等你娘进寺来姝姝幽情。(将儿遞与宮女, 偷觀忽的斤一眼, 匆匆进寺。在車力特穆尔种种动作的同时, 穆哥一旁注視, 表示不滿, 阿盖恐被察觉, 以目示意阻止, 又同二繼佯裝未見, 向桥头眺望)

忽 的 斤: 阿盖!

阿 盖: 母后!

忽 的 斤: (唱小帶板) 你和那小穆哥桥下稍等,

母后我告誡他要到寺中。（急急進寺，
二宮女隨進）

阿 蓋：母后請便。（目送忽的斤與宮女進寺後，轉向橋頭呼喚）阿弟，快快下來吧！

穆 哥：姐姐，我來了，我來了。（跑下橋，至阿蓋前，用兩食指翻出左右下眼瞼）哼！看那……

阿 蓋：唉！阿弟呀！
（唱二六）阿弟休得胡亂言，
姐姐有話記心間。
禍從口出莫隨便，
言多語差惹事端。

穆 哥：唉！姐姐！
（接唱）姐姐姐姐你細看，
那車賊真象個耗子一般。
賊頭賊腦賊眉眼，
這樣人在朝中枉作高官。

阿 蓋：唉！阿弟，你還胡說！你還胡說！再說姐姐我便要惱你了！

穆 哥：好姐姐哩！那我今後就裝一個啞子，裝一個瞎子，裝一個聾子，還要裝一個鼻子不通，大腫傷風。（邊說邊作手勢）

阿 蓋：哈哈！阿弟，你真淘氣！

宗 秀：哈……（同大笑）

阿 蓋：今後能夠如此，姐姐我才放心！

（內傳來凱歌聲）

穆 哥：姐姐你听，这歌声多么好听！我们都来唱……

（同唱凯歌）去时野火遍山赤，凯歌回奏梁王懌。

自冬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

归来草色绿茸茸，萌芽甲折何生意！

杜鹃声里日如年，好归去！（边歌边舞）

内 声：大王与段将军驾到。

梁 王：（内唱尖板）通济桥下了马凯歌一片，

阿 穆 董哥：父王与段将军到了，咱们上前迎接。（走向桥头，穆哥攀上树去观望）

（四卒四侍卫引梁王、段功、杨洲海从桥头走上）

梁 王：（四下观望，欣然发笑）这，咦，呵，哈……

（转浪头）赖将军保定王锦绣江山。

段 功：（接唱）大王誇万众迎臣实不敢，

退强敌还多亏将士争先。

阿 穆 董哥：迎接段将军。

梁 王：（接唱）看儿辈来迎接桥下立站，

段 功：哎呀折煞为臣了！

梁 王：（接唱）下桥去孤与你庆功劳排酒宴——
将军呀！

段 功：大王！

梁 王：（接唱）你休要过谦。

段 功：大王请。

梁 王：请。

段 功：参见公主、世子殿下。（打躬）

阿 穆 董哥：段将军。（还礼）

梁 王：將軍，你看小女阿蓋、小兒穆哥，比你那年見的时节怎样了？

段 功：公主和世子长的益发英俊了。

梁 王：哎呀將軍誇獎了呀！哈……

（唱小帶板）儿女輩都道你为人慈善，
真如同救世佛降臨人間。

段 功：哎呀！段功实不敢当！

穆 哥：（唱緊二六）还有些象皇祖成吉思汗，
姐姐她說的是話不虛傳。

阿 蓋：（嘆視穆哥，持花羞怯不前）

梁 王：噢，当真的象呀，哈……（看看段功大笑）

穆 哥：（接 唱）叫姐姐你休要遮遮掩掩，
来来来花递与將軍面前。（強拉阿蓋將
花贈与段功）

段 功：哎呀！

（唱二六）蒙公主贈名花衷心銘感，

穆 哥：（接 唱）我姐姐她爱你英雄非凡。

阿 蓋：阿弟，你！（含羞嘆視穆哥）

梁 王：（見狀不觉欣然色喜）哎呀好！將軍退敵立功，孤王无以为报，如今小女这礼物么，却引起为王我一樁心事来了，哈……

（唱帶板）这礼物虽說是不算稀罕，
儿女輩倒比我想的周全。
未开言不由人喜笑滿面，
尊一声段將軍細听心間。

听說是尊夫人早把命斷，
丢下了小儿女实实可憐！
如不嫌小女她貌陋才淺，
你可愿招东床匹配良緣？

段 功：呀！为臣焉敢作此非分之想！

梁 王：將軍不必推辭。（轉向阿蓋）女兒，你看如何？

阿 蓋：（聞言含羞向寺跑去，至門側与忽的斤相撞）

忽 的 斤：哼！丫頭慌張為何？

阿 蓋：哦！母后……（无言可答，低头含羞地匆匆進寺，
穆哥、繼宗、繼秀隨進）

忽 的 斤：（唱二六）見大王笑嘻嘻春風滿面，
段將軍站一旁好不威嚴！

（車力特穆爾从寺內快快地走出，見狀一旁默觀）

段 功：（接唱）有段功走上前大禮參見，

（白）臣、段功參見娘娘殿下。（打躬）

忽 的 斤：將軍免禮。

梁 王：（接唱）叫愛姬你且听孤王一言。

忽 的 斤：大王講說什麼？

梁 王：（接唱）段將軍此一番戡平賊亂，
保梁國救黎民恩重如山。
將女兒許將軍你可情愿？

忽 的 斤：（接唱）但不知將軍他可曾喜欢？

段 功：哎呀娘娘言重了，为臣誠恐难以中选！

梁 王：呃！將軍何必过謙呀！

（唱二六）將軍英名久欽羨，

小女人称女中賢。
佳偶天成定如愿，
为儿女更应早續絃。
劝將軍休要存偏見，
这才是千里姻緣一絃牽。

呵，哈……（大笑）

忽 的 斤：（向梁王）將軍若不嫌弃，想阿蓋一定是愿意的？

梁 王：我說忽的斤呀，你不看方才女儿那个样儿么？
哈……

車力特穆尔：（旁听气愤已久，至此已怒不可遏，但仍故作鎮靜，上前婉阻）

大王，今天此事，真是双喜臨門，可喜可賀！
只是与外族通婚，誠恐与我們天朝律法不合？

忽 的 斤：是呀，誠恐与我們天朝律法不合呀？

梁 王：（向車力特穆尔）你說怎的个不合？

車力特穆尔：还恐有背我們天朝的祖制？請大王千万慎重，
千万慎重！

梁 王：哈哈！提起律法祖制，你且听孤道来：天下本是一家，自从汉朝以来，我們的可汗就同皇室通婚，这远的不要說起，就是到了本朝南宋幼主北上之后还封为瀛国公，招了駙馬，听說当今天子妥欢帖睦尔陛下，便是瀛国公的儿子，怎么你却說是与我們天朝律法不合？

車力特穆尔：噢，这个！

梁 王：有背我們天朝祖制呢？

車力特穆爾：噢，這個！

梁 王：此事孤意已決，參政不必過慮。孤王倒要問你，據你所報生擒的明二，此事却非慎重不可，但不知可曾審問明白？

車力特穆爾：為臣雖未審問，只是証據確鑿，諒無差錯。

梁 王：只因此事，孤已奏明朝廷，倘若不是明二，那就有誣報軍情，欺君罔上之罪，你說他是明二，但不知有何為証？

車力特穆爾：大王，為臣擒住他的時節，觀見他的盾牌、頭盔、鎧甲和劍把子上都刻着明二兩字，千真萬確，怎能有假？

梁 王：段將軍，你看如何？

段 功：是真是假，大王一見便知分曉。

梁 王：好。將明二押上來。

侍 衛：啊。（下，旋押阿黎上）

阿 黎：與大王叩頭。

梁 王：下跪你是明玉珍的兄弟明二？

阿 黎：我不是明二，我是建昌酋長之子名喚阿黎。

梁 王：既是阿黎，為何得到明二的軍中？

阿 黎：大王容稟：只因明玉珍從四川另派一路人馬進犯建昌，是我奉了我父王之命，奔往播州各地搬兵求救，不料中途被明二擄去，他今兵敗，又將我扮成他的模樣，以便脫逃，我身帶箭傷，不能行走，因而誤被擒獲，請大王將我釋

放了吧！

段 功：看来这分明是明二的金蟬脫壳之計，眼見他又不是汉人，定然不是明二。

梁 王：嗯，將軍言之有理。（向車力特穆尔）参政，你是中了賊的詭計了！

車力特穆尔：縱然他不是明二，也是一名奸細，就請大王將他梟首示众，来，推下砍了。（拔劍喝斬）

段 功：（急阻止）且慢。大王，杀一阿黎事小，失却与建昌的和气事大，还望大王饒恕了他吧！

梁 王：既是將軍講情，就將他发在你的營下，好生管教，命他下去。

阿 黎：叩謝大王！（向段功）叩謝將軍！（二侍卫押下）

車力特穆尔：大王，既然不是明二，就請治臣以誑报軍情之罪！

梁 王：呃！参政何出此言？今既審明，孤当补报朝廷，賜你无罪，况你此番为国杀敌，功劳也算不小。

忽 的 斤：是呀，他此番功劳也算不小呀！

車力特穆尔：謝过大王！（行礼毕，羞惱旁站）

梁 王：呵，哈……

（唱帶板）劝参政你休要面帶羞慚，

立大功受重賞理之当然。

轉面把楊將軍一声呼喚，

楊 淵 海：楊淵海參見大王。

梁 王：（轉唱二六）适才間段將軍曾对孤言。